

野
薑
薇

茅
盾
作

有 著
作 權

九三〇年七月十五日初版
九三〇年七月十五日再版
九三〇年七月十五日再版
九三〇年七月十五日再版
九三〇年七月十五日再版
九三〇年七月十五日再版
九三〇年七月十五日再版
九三〇年七月十五日再版
九三〇年七月十五日再版
九三〇年七月十五日再版

野 薔 薇

茅 盾 作

發 行

大 江 書 鋪

上海北河南路景興里五八四號

實 價 大 洋 六 角 五 分

錄

目

寫在野基督徽的前面	I—VIII
創造	一—四八
自來	四九—七八
一個女性	七九—一三八
詩與散文	一二九—一五三
曩	一五三—一八六

創

造

論

說

靠着南窗的小書桌，鋪了墨綠色的桌布，兩朵半開的紅玫瑰從書桌右角的淡青色小瓷瓶口邊探出來，宛然是淘氣的女郎的笑臉，帶了幾分「你奈我何」的神氣，冷笑着對角的一疊正襟危坐的洋裝書，牠們那種道學先生的態度，簡直使你以為一定不是脫不掉男女關係的小說。養銀墨水盒橫躺在桌子的中上部，和整潔的

到成了很

合式的一對。紙版的一隻皮套角裏含着一封舊信。那裏
了封面的什麼雜誌，亂丟在桌面，把一座茶綠色

自來水筆的筆尖吻在一張美術明信片的女子

牠的黑淚，在悲傷牠的筆帽的不知去向；一隻刻鏤得

睛，怨艾地瞅着旁邊的展開一半的小紙扇，自然爲的是紙扇太

在牠撒嬌似的橫躺着，露出白肚皮上的一行細綠字：「嫋嫋三八初度紀念。她的親愛的

丈夫君實贈。」然而「丈夫」二字像是用刀刮過的。

織金綢面的沙發榻蹲在東壁正中的一對窗下，左右各有同式的沙發椅做牠的侍

衛。更左，直挺挺貼着牆壁的，是一口兩層の木櫥，上半層較狹，有一對玻璃門，但仍舊在玻

片後襯了紫色綢。和這木櫥對立的，在右首的沙發椅之右，是一個衣架，擎着雨衣斗蓬帽

子之類。再過去，便是東壁的右窗；當窗的小方桌擺着茶壺茶杯香煙盒等什物。更過去，到

了壁角，便是照例的梳妝台了。這裏有一扇小門，似乎是通到浴室的。橢圓大鏡門的衣櫥，

背倚北壁，映出西壁正中一對窗前的大柚木牀，和那珠絡紗帳子，和睡在牀上的兩個人。

和衣櫥成西斜角的，是房門，現在嚴密的關着。

——現

沙發榻上亂堆着一些女衣。天藍色沙丁綢的旗袍，玄色綢的旗馬甲，白棉線織的胸襟，還有緋色的褲管口和褲腰都用寬緊帶的短褲，都捲作一團，極像是洗衣作內正待落。漂白缸，想見主人脫下時的如何匆忙了。榻下露出鏤花灰色細羊皮女鞋的發光的尖頭；可是牠的同伴卻遠遠地躲在梳妝台的矮腳邊，須得主人耐煩的去找。牀右，近門處，是一個停火几，琥珀色綢罩的檯燈，莊嚴地坐着，旁邊有的是：角上繡花的小手帕，香水紙，紛紙，小鏡子，用過的電車票，小銀元，百貨公司的發票，寸半大的皮面金頭懷中記事冊，寶石別針，小名片，——凡是少婦手袋裏找得出來的小物件，都在這里了。一本展開的雜誌，靠了檯燈的支撐，又犧牲了燈罩的正確的姿勢，異樣地直立着。檯燈的古銅座上，有一對小小的展翅作勢的鴿子，側着頭，似乎在猜詳雜誌封面的一行題字：婦女與政治。

太陽光透過了東窗上的薄紗，灑射到桌上椅上牀上。這些木器，現在都鍍上了太陽的斑剝的黃金了。突然一輛急馳的汽車，

怪，似乎就在樓下——驚醒了牀上人中間的一個。他睜開
香，沖入他的鼻孔；他本能的轉過頭去，看見夫人還沒醒，兩頰緋紅
夾被，早已擦在一邊，這位少婦現在是側着身子；只穿了一件羊毛織的長及膝
背心 (Veste)，所以臂和腿都裸浴在晨氣中了，珠絡紗篩碎了的太陽光落在牠的
上就像是些跳動的水珠。

——太陽光已經到了牀裏，大概是不早了呵。

君實想，又打了個呵欠。昨晚他睡得很早，夫人回來，他竟完全不知道；然而此時他還
覺得很倦，無非因為今晨三點鐘醒過來後，忽然不能再睡，直到看見窗上泛出魚肚白色，
纔又朦朧的像是睡着了。而且就在這半睡狀態中，他做了許多短短的不連續的夢；其中
有一個，此時還記得個大概，似乎不是好兆。他重復閉了眼，回想那些夢，同時輕輕地握住
了夫人的一隻手。

夢，有人說是日間的焦慮的再現，又有人說是下意識的活動；但君實以為都不是。他

自說，十五歲以後沒有夢；他的夫人就不很相信這句話：

「夢是不會沒有的，大概是醒後再睡時遺失了。」她常常這樣說。

「你是多夢的；不但睡時有夢，開了眼你還會做夢呵！」君實也常常這麼反駁她。

現在君實居然有了夢，他自覺是意外；並且又證明了往常確是無夢，不是遺忘。所以他努力要回憶起那些夢來，以便對夫人講。即使是這樣的小事情，他也不肯輕輕放過；他不肯讓夫人在心底裏疑惑他的話是撒謊；他是要人時時刻刻信仰他看着他聽着他，攤出全靈魂來受他的擁抱。

他輕快地吐了口氣，再睜開眼來，凝視窗紗上跳舞的太陽光；然後，沙發榻上的那團衣服吸引了他的視線，然後，迅速的在滿房間掠視一周，終於落在夫人的臉上。不知道爲什麼，這位熟睡的少婦，現在眉尖半蹙，小嘴唇也閉合得緊緊的，正是昨天和君實嘔氣時的那副面目了。近來他們倆常有意見上的不合；嫻嫻對於丈夫的議論常常提出反駁，而君實也更多的批評夫人的行動，有許多批評，在嫻嫻看來，簡直是故意立異。嫻嫻的女友，

李小姐，以爲這是嫵嫵近來思想進步，而君實反倒退步之故。這個論斷嫵嫵頗以爲然；君實却絕對不承認，他心裏暗恨李小姐，以爲自己的一個好好的夫人完全被她教唆壞了，昨天便借端發洩，很犀利的把李小姐批評了一番，最使嫵嫵不快的，是這幾句：

「……李小姐的行爲，實在太像滑頭的女政客了。她天天忙着所謂政治活動，究竟她明白什麼是政治？嫵嫵，我並不反對女子留心政治，從前我是很熱心勸誘你留心政治的，你現在總算是知道幾分什麼是政治了。但要做實際活動——嚇！主觀上能力不夠，客觀上條件未備。況且李小姐還不是把政治活動當作電影跳舞一樣，只是新式少奶奶的時髦玩意罷了。又說女子要獨立，要社會地位，咳，少說些門面話罷！李小姐獨立在什麼地方？有什麼社會地位？我知道她有的地位是在卡爾登，在月宮跳舞場！現在又說不滿於現狀，要革命；咳，革命，這一向看厭了革命，卻不道還有翻新花樣的在影戲院跳舞場裏叫革命……」

君實說話時的那種神氣——看定了別人是永遠沒出息的神氣，比他的保守思想

和指桑罵槐，更使嫻嫻難受；她那時的確動了真氣。雖然君實隨後又溫語撫慰，可是嫻嫻整整有半天納悶。

現在君實看見夫人睡中猶作此態，昨日的事便兜上心頭；他覺得夫人是精神上一天一天的離開他，覺得自己再不能獨佔了夫人的全靈魂。這位長久擁抱在他思想內精神內的少婦，現在已經跳了出去，有自己的思想，自己的見解了。這在自負很深的君實，是難受的。他愛他的夫人，現在也還是愛；然而他最愛的是以他的思想爲思想，以他的行動爲行動的夫人。不幸這樣的黃金時代已成過去，嫻嫻非復兩年前的嫻嫻了。

想到這裏，君實忍不住微微啣了口氣。他又閉了眼，冥想夫人思想變遷的經過。他記得前年夏天在莫干山避暑的時候，嫻嫻曾就女子在社會中應盡的職務一點發表了獨立的意見；難道這就是今日趨向各異的起點麼？似乎不是的；那時嫻嫻還沒認識李小姐。似乎又像是的；此後嫻嫻確是一天一天的不對了。最近的半年來，她不但思想變化，甚至舉動也失去了優美細膩的常態，衣服什物都到處亂丟，居然是一成大事者不修邊幅。

的氣派了。君實本能的開眼向房中一瞥，看見他自己的世界縮小到僅存南窗下的書桌；除了這一片「乾淨土」，全房到處是雜亂的痕跡，是嫻嫻的世界了。

在沉鬱的心緒中，君實又回憶起嫻嫻和他的一切瑣屑的齟齬來。莫干山避暑是兩心最融洽的時代，是幸福的頂點，但命運的黑絲，似乎也便在那時走進了他們的生活；似乎嫻嫻的變態，最初是在趣味方面發動的，她漸漸的厭倦了靜的優雅的，要求強烈的刺戟，因此在起居服用上常常和君實意見相反了。買一件衣料，看一次影戲，上一回菜館，都成爲他們倆爭執的題材；常常君實喜歡甲，嫻嫻偏喜歡乙，而又不肯各行其是，各人要求自己的主張完全勝利。結果總是犧牲了一方面。因爲他們都覺得「各行其是」的辦法徒然使兩人都感不快，倒不如輪替着都有失敗都有勝利，那時，勝利者果然很滿意，失敗者亦未始沒有相當的報償，事過後的求諒解的甜蜜的一吻便是失敗者的愉快。這樣的爭執，當第一二次發生時，兩人的確都會認真的煩惱過，但後來發現了和解時的澈骨的

美趣，他們又默認這也是愛的生活中不可少的波瀾。所以在習慣了以後，君實常常對嫻說：

「這回又是你得了勝利了。但是，漂亮的少奶奶，嬌養的小姐，你不要以為你的勝利是合理的，是久長的。」

於是在軟顫的笑聲中，嫻偎在君實的懷中，給他一個長時間的吻。這是她的勝利的代價，也是她對於丈夫為愛而讓步的熱忱的感謝。

但是不久這種愛的戲謔的神祕性也就磨鈍了。當給與者方面成為機械的照例的動作時，受者方面便覺得嘴唇是冷的，笑是假的，而主張失敗的隱痛卻在心裏跳動了。況且嫻對於自己的主張漸漸更堅持，差不多每次非她勝利不可，於是本不願意的「各行其是」也只好實行了。這便是現在君實在臥室中的勢力範圍只剩了一個書桌的原因之一。

思想上的不同，也慢慢的來了。這是個無聲的痛苦의 鬭爭。君實曾經用盡能力，企圖

恢復他在夫人心窩裏的獨佔的優勢，然而徒然。嫻嫻的心裏已經有一道堅固的壁壘，頑抗他的攻擊；並且嫻嫻心裏的新勢力又是一天一天擴張，驅逼舊有者出來。在最近一月，君實幾次感到了自己的失敗。他承認自己在嫻嫻心中的統治快要推翻，可是他始終不很明白，爲什麼。兩年來，他那樣容易的取得了夫人的心，佔有了她的全靈魂，而現在卻失之於不知不覺，並且恢復又像是無望的。兩年前夫人的心，好比是一塊海綿，他的每一滴思想，碰上就被吸收了去，現在這同一的心，卻不知怎的已經變成一塊鐵，雖然他用了熱情的火來鍛鍊，也軟化不了牠。「神祕的女子的心呵！」君實納悶時常常這樣想。他現在唯一的辦法是諷刺；希望諷刺的酸味或者可以溶解了嫻嫻心裏的鐵。於是李小姐成了諷刺的目標。君實認定夫人的心質的變化，完全是李小姐從中作怪。有時他也覺得諷刺不是正辦；許會使嫻嫻更離他遠些。但是，除了這條路更沒有別的方法了。「呵，神祕的女子的心！」他只能嘆着氣這麼想。

君實陡然煩躁起來了。他抖開了身上的羊毛毯，向牀沿翻過身去；他竟忘記了自己的左手還握住了夫人的一隻手。嫻嫻也驚醒了。她定了下神，把身子挪近丈夫身邊，又輕輕的翹起頭來，從丈夫的肩頭瞧他的臉。

君實閉了眼不動。他覺得有一隻柔軟的臂膊放到胸口來了。他又覺得耳根邊被毛茸茸的細髮拂着作癢了。他還是閉着眼不動，卻聚集了全身的注意力，在暗中伺察。俄而竟有暖烘烘的一個身體壓上來，另一個心的跳聲也清晰地聽得；君實再忍不住了，睜開眼來，看見嫻嫻用兩臂支起了上半身，面對面的瞧着他的臉，像一匹貓偵伺一隻詐死的老鼠。君實不禁笑了出來。

「我知道你是假睡咧。」

嫻嫻微笑地說，同時兩臂一鬆，全身落在君實的懷中了。女性的肉的活力，從長背心後透出來，淪浹了君實的肌骨；他委實有些搖搖不能自持了。但隨即一個作痛的思想抓住了他的心：這溫軟的胸脯，這可愛的面龐，這善蹙的長眉，這媚眼，這誘人的熟透櫻桃似

的嘴唇——一切，這迷人的一切，都是屬於他的，確確實實屬於他的，然而在這一切以內，隱藏得很深的，有一顆心，現在還感得牠的跳動的心，卻不能算是屬於他的了！他能夠接觸這名爲嫻嫻的美麗的形骸，但在這有形嫻嫻之外，還有一個無形的嫻嫻——她的靈魂，已經不是他現在所能接觸了！這便是所謂戀愛的悲劇麼？在戀愛生活中，這也算是失戀麼？

他無法排遣似的忍痛地想着，不理會嫻嫻的疑問的注視。突然一隻手掩在他的眼上；細而長的手指映着陽光，彷彿是幾枝通明的珊瑚梗。而在那柔腴的手腕上，細珍珠穿成的手串很熨貼的圍繞着，凡三匝。這是他們在莫干山消夏的紀念品，前幾天斷了線，新近才換好的。君實輕輕的拉下了嫻嫻的手。細珍珠給他的手指一種冷而滑的感覺。他的心靈突然一震。呵，可紀念的珠串！可紀念的已失的莫干山的快樂！祝福這再不能回來的快樂！

君實的眼光惘惘然在這些細珠上徘徊了半晌，然後，像感觸了什麼似的，倏地移到